责编 杨月涵 美编 白杨 责校 池红云 电话:64101908 news0518@163.com

MLF缩量续作利率未变 6月“降息”落空?

提前预告后,央行MLF(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于月中如期而至,缩量续作的同时也打破了市场此次MLF“降息”的预期。来自央行官网消息显示,6月15日,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开展了为期一年的2000亿元MLF操作,充分满足了金融机构需求,本次操作中标利率为2.95%,持平上次。基于MLF的锚定作用,有市场人士认为,6月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不过,伴随着掣肘货币政策宽松的因素正在减弱,6月仍是一个有利于引导“降息”的时间窗口。

2000亿,MLF缩量续作

根据Wind数据显示,本月于6日(非工作日顺延至8日)及19日,分别有5000亿元和2400亿元MLF到期,合计到期7400亿元。央行曾于6月8日预告MLF操作称,“央行将于6月15日左右对本月到期的MLF一次性续作,具体操作金额将根据市场需求等情况确定”。

在央行提前预告之下,市场对于本次MLF续作预期明确,关注的焦点在于操作量如何以及是否会降息。目前来看,在市场流动性整体较为宽松、落实防止资金空转套利工作要求以及前期对冲部分MLF操作的情况下,本次MLF进行缩量续作2000亿元。

回顾4月至5月,央行逆回购长时间未见踪影,5月26日重启后至今,逆回购操作回归“常态”,尤其是上周(6月8日-12日),操作频率明显升高,周内每个交易日分别操作了1200亿元、600亿元、600亿元、800亿元、1000亿元,合计一周操作了4200亿元,与到期逆回购和MLF进行“对冲”。根据Wind数据显示,上周公开市场货币净投放为2000亿元。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MLF缩量的背后是根据当前市场流动性和经济形势的相机抉择。银行体系流动性依然较为宽松,上周DR007(银行间市场上存款类机构7天期债券质押式回购利率)降至2%以下,仍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如果流动性短期内紧缩,再及时操作。

在央行公布MLF操作后,来自中国货币网10时30分的数据显示,6月15日,DR007的加权利率继续下调报1.8149%,最新利率为1.8060%。

防止资金空转套利

本次操作的另一关注点在于MLF利率是否会调降。今年上半年央行曾两次调整MLF利率,分别为2月17日一年期MLF调降10基点至3.15%,4月15日一年期MLF调降20基点至2.95%。6月15日MLF利率较上次保持不变。

在陶金看来,利率不变的背后有货币政策取向的原因。首先,从发电量、快递业务量、汽车销量以及钢铁产量等代表性指标来看,实体经济恢复速度略好于预期,货币政策相机抉择,投放力度略有控制。其次,银行体系流动性依然较为宽松。

事实上,近期货币政策充分展现了“灵活适度”的特点,4月以来,资金利率大幅下行而出现“空转套利”等现象。对此,今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同时表示,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而后,在逆回购灵活操作的影响下,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明显上升,DR007由5月22日的1.4472%最高升至5月28日的2.2460%,近日利率略有回调。

建银投资咨询分析师王全月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本次缩量续作MLF及利率不变继续释放央行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防止资金空转套利”的工作要求。可以看到,5月下旬以来,银行间市场短期资金价格较4、5月明显回升;成交量上,银行间三大品种6月以来日均成交量约5.7万亿元,较4、5月的峰值下降了近2万亿元“量降价升”,显示出防止资金空转套利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本次操作有助于巩固前期工作成果。

LPR下调几率几何

因MLF对于后续的LPR具有锚定作用,业内认为本月LPR调降概率也有所下降,不过对于当月“降息”预期仍存分歧。

陶金指出,由于LPR报价前的MLF操作利率具有越来越强的信号效应,因此本月LPR的报价大概率不会下调。

王全月指出,虽然6月LPR下降的可能性正在缩小,但仍存在可能性。一方面是降息降准的大趋势尚未转向;另一方面,掣肘货币政策宽松的因素正在减弱,如5月CPI大幅回落、汇率触底反弹、银行间市场降温等。对于在“多重目标间寻找动态平衡”的央行来说,6月仍是一个有利于引导LPR下探的时间窗口。同时从操作角度看,LPR公布前仍有逆回购与MLF到期可供央行续作,达到“降息但不增加流动性”的效果。综合判断,6月LPR仍存在下降的可能性。

对于后续的货币政策,陶金表示,5月的代表性经济数据表明复工复产正在有序推进,经济复苏情况较为良好。未来若全球疫情出现拐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活动开始恢复,则对国内经济复苏是一个利好。货币政策继续明显宽松的必要性将降低,降准和降息的概率也在降低。但近期国内外疫情的反复,将影响货币政策的既定力度和节奏,也增加了政策市场预期的波动。

陶金还表示,不论疫情如何演变,预计未来货币政策将继续聚焦于将资金引导入实体经济,尤其是针对小微企业、扶贫等政策重点群体的支持,因此新的定向市场操作仍然是可期的。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马嫡

多资金池项目逾期 四川信托自救忙

“被接管”传闻风波未平,多个资金池类信托产品出现逾期一事再次将四川信托推向风口浪尖。6月15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四川信托相关人员处确认了该公司部分信托产品出现逾期的事实,另据多位投资者透露,在15日召开的投资人面谈会上,四川信托方面已经给出了初步的兑付方案,包括引战投、拟用自有资金兑付、股东变卖资产等方式解决目前的困境。在分析人士看来,对四川信托来说,目前首要的是应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先行解决资金缺口问题,让资产盘活起来,再解决兑付问题,不过这种方式依然需要一个过程。

多个项目逾期兑付

近日,一则“四川信托多个资金池类产品已出现逾期”的消息引发业界关注。据了解,四川信托是在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整顿重组,合并部分优质资产并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基础上改制设立的信托公司,于2010年11月28日正式开业。目前,该公司注册资本为35亿元,共有10家股东,管理信托资产规模逾3000亿元。

6月15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多位投资者处了解到,此次逾期涉及的信托产品主要包括“申富12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锦江69号第一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申鑫7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多个项目。

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四川信托官网公开信息查询后发现,“申鑫7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于2019年5月31日正式成立,认购信托单位7280万份,募集资金总规模为7280万元,期限为2019年5月31日至2020年5月31日;“申富12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锦江69号第一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均于2019年5月29日成立,募集资金总规模分别为9440万元、5000万元,期限为2019年5月29日至2020年5月29日。

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介绍称,所谓“资金池”信托,泛指资金运用方式为组合投资的信托产品业务,其特点是泛资金投向,多个大方向限定,没有直接披露的投资具体标的,由信托公司自主管理。分析人士表示,从资金投向来看,上述项目符合资金池类信托特征,没有直接披露的投资具体标的,只给出了多个投资方向。

一般而言,按照合同约定,信托公司在产品到期后,在10个工作日内若能为投资者兑付,不算违约,但上述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到期已经超过10个工作日。一位购买了“申富12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投资者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四川信托的财富中心签的合同,本来应该今年5月29日到期,谁知现在到期还不了本”。

另一位购买“锦江69第一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投资者也称,“因为四川信托宣传材料写得特别好,又是本地信托公司,所以才选择购买,没想到出现逾期,现在坚决要求兑付,未到期的产品提前终止合同”。

此次逾期涉及的产品、投资人数量、未兑付的金额有多少目前仍未可知,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四川信托仍未做出官方回应。6月15日北京商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咨询四川信托相关客服人员,该客服人员向记者确认了“锦江69号第一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已出现逾期,但当记者询问后续处置进展时,客服人员表示“目前还未有具体措施”。

拟卖楼、引战投解困

多个逾期未兑付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款项牵动着投资者的心,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6月15日上午,许多投资者来到位于成都市人民南路的四川信托总部川信大厦,在大厦的37层,四川信托董事长牟跃、总裁刘景峰等人参加了与投资者的面谈。

根据投资者提供的现场视频,四川信托方面给出了初步的补救措施,该公司准备转让所持有的宏信证券60%股份;股东增加注资,将注册资本由35亿元增加到50亿元,变卖川信大厦总部来抵扣资金;引进战略投资者,进一步清理底层资产回收资金。

这样的兑付方案也不是首次被提及。另一位投资者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早在6月11日,四川信托就召开了中层会议传达了具体信息,从已知信息来看,四川信托将以五种方式筹资兑付,一项目本身抵押物,二自有资金,三股东变卖资产,四信保资金,五战略投资伙伴入股,入股的国资股东大概率为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位不愿具名的信托行业观察人士认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四川信托出现了流动性风险,项目延期概率较大,由于涉及的投资者不少,应该会妥善解决,但可能需要一定时间。

对于四川信托给出的措施,有投资者表示,“此次逾期是因四川信托经营不善,造成不能如期兑付,四川信托应承担全责。但目前四川信托股东增资过程复杂而漫长,应尽快进行重组,否则兑付问题暂时无解”。多位投资者明确要求四川信托给出兑付的时间及计划。

廖鹤凯进一步指出,四川信托出具的解决方案,是目前比较务实的选择,只是相关措施落实都需要较长时间,亦需要多方协调,对于短期部分投资者的迫切需求难以解决。措施都落实的情况下,随着底层资产的逐步清理,客户资金会逐步到位,但差额部分是这个方案较难落实解决的问题,例如,部分款项先回款,另一部分款项需要有个较长期的过程,所以,这是一场“持久战”。

自营业务不良率飙升

虽然近年来监管多次表示要清理信托公司非标资金池,但在实操过程中,压退相关业务却是难上加难。在《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一文里,监管首次对“非标理财资金池”作出定义:信托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银行间市场以外没有公开市价、流动性较差的金融产品和工具,从而导致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不能一一对应、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期限不匹配的业务。廖鹤凯称,广义的资金池业务其实还包括多对一、TOT(信托的信托)等类型。

有不少市场观点认为,TOT往往被信托公司用作逾期项目的接盘工具,期限错配、底层资产不明确的流动性风险一直存在。早在今年3月初,就有传闻称四川银保监局暂停了四川信托所有TOT类产品的备案与发行。而四川信托的TOT类产品项目也主要涉及申鑫、申富等系列,期限为12个月或14个月不等,预期收益率多处于8%-9%。

在传出暂停产品发行后不久,市场再次曝出“四川信托即将被接管”的消息,5月11日晚间,四川信托在其官网紧急发布声明表示,“有别有用心者捏造并散播关于‘四川信托即将被接管,资金池业务全部停止’等不实信息,严重诋毁我公司声誉”。

声誉的频频受损已让四川信托难上加难,经营业绩的下滑更是让该公司雪上加霜。四川信托2019年财报数据显示,四川信托2019年实现营收23.23亿元,同比下降16.67%;实现净利润5.21亿元,同比下降28.88%,自营业务的不良资产也从年初的4.66亿元,增长到年末的22.42亿元,不良率更是由年初的4.82%飙升至22.21%。

另据多名投资者透露,监管已成立工作组,共30多人进驻四川信托。对监管工作组入驻、逾期项目处置方案、资金池缺口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试图采访四川信托,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

“兑付问题按正常路径就是看底层资产和额外处置资产的处置速度,现在疫情期间确实都会比常规状态更难。四川信托更快的方式是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先行解决资金缺口问题,然后让资产盘活起来,不过这种方式依然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两个月能解决的。乐观来看,一年内能全部解决就是最佳状态了。”廖鹤凯如是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